

一针一线穿起衣裳的故事(下)

◆ 何潇

真情陪伴80年

王玉连是现在村里唯一仍然会穿大襟褂子的人。黑色的香云纱嫁衣,是她唯一的嫁妆,陪她走过青春,也陪她度过艰难岁月。“活了92年,这套嫁衣跟了我80年。好多人不在了。人就是从这头走到那头……”

老人说,母亲做的这套嫁衣,她在前年还穿过。尽管衣服已经旧得“脆”了。“许多老衣服穿旧了,不得不丢了,但始终留着这套妈妈亲手缝的嫁衣。我会一直留着,等我过世时,一起烧掉。”

女儿为母亲做的祝寿衣

另一件打动我的衣服,是一件蓝色的丝质大襟外套。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,当它映入我眼帘时,其精致细腻依然令我感到惊艳。衣裳的主人,是77岁的北京老人王冠琴。与上一件衣服不同的是,这一件,是女儿做给母亲的。

确切地说来,衣服的第一位主人,是王冠琴的姥姥。这件华美的衣裳,是她姥姥的六十华诞装。传到王冠琴手里,已经是第三代了。今年8月,她看到了“寻衣问道”的征集启事,勾起了对故人的思念。“这些先人在天有灵,也会感谢‘寻衣问道’之旅,可以让她们把心底的艰辛和无奈,通过今天的人说出来。”

王冠琴的姥姥出生在1878年。到她60岁的生日时,抗日战争爆发了。“为了庆祝她的60岁生日,母亲做了几套衣服。面料都精挑细选,做工也是花费了心思的。”王冠琴老人说,一共三件:一件黑色丝唐布花纹



▲▶ 每件手工衣裳背后都是故事



的棉袄,一件蓝灰色羊羔大襟皮袄,以及这件蓝色提花丝质大襟外套。

“生日那天早晨,姥姥一大早就起床了。母亲给她打了一盆水,给她洗漱打扮,姥姥非常高兴。因为姥爷辈分高,受邻里尊敬,前来拜寿的人络绎不绝,其乐融融。谁知过了晌午,一切发生了变化。下午3点的时候,外面跑进一个后生来,大喊,鬼子来了,快跑吧。”

王冠琴的母亲刚把衣服披上,就往后山上跑,此时,什么都来不及带走了。待她们晚上回来,只见满屋狼藉,遍地鸡毛。“姥姥看到这个场面,非常难过。一头坐在炕上,两只眼睛愣愣的。母亲走进里屋,看见姥姥在不停地摸着新衣裳,她叹了一口气说:‘幸好穿了这件新衣裳,不然连它都没了。’”

经历洗劫舍不得穿

这一劫过后,她的姥姥便把这

件衣服用油布包起,仔细地收藏了起来。“八年抗战,时局一直动荡不安,她就一直不敢穿这件衣服。那个时代,保不定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。”果不其然,日本鬼子又进村了。日本飞机在天上扔炸弹,其中一枚就扔在姥姥的不远处。万幸的是,姥姥从炮火中活了下来,却自此落下了毛病,会不能自控地摇头。

1945年,日本投降,抗战获得胜利。“姥姥把这件衣服拿出来,晒了晒,这年生日,再度穿上了。即使如此,她也是很舍不得的。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,日子依然不安宁,除了过生日、过大年的时候,她平时都不舍得穿。”

1949年,战争终于结束。衣裳的命运却并没有随之岁月静好起来。“姥姥有三个儿子,两个在外上学、成家。她一直跟大舅住在一起,土地出租给别人。姥姥人称大善人,日子过得简朴,经常接济别人。但三

年土改时期,地主都要被抄家的。姥姥想:‘我是不是也要被斗啊。’”王冠琴老人回忆道。

“她想了想,又把这三件衣服包起来,送到我母亲那里,母亲辛苦做的衣服,还是交给她吧。姥姥把衣服送到母亲手里,说,这是你做的衣服,我知道你的好心。你把母亲和女儿的感情穿在一起,但你的这些衣服我不能拿走,我得留给你,做个念想。”

把家族故事讲下去

就这样,衣服被传到了第二代人的手里。“过去的女性,都是勤劳的女性。她们与自然抗争,还承担着动荡与苦难。我的姥姥虽然不属于特别清贫的女性,但毕竟是民间的妇道人。她用她的一生,在传递着她做母亲的责任。”王冠琴说。

“她在把衣服交给我母亲的时候说,做这个衣服,是你的孝心,但

自从这件衣服做出来之后,我没过一天安稳的日子。”说到这里,王冠琴叹了口气。“母亲给她做了这件衣服21年,姥姥只穿了10次。最后,她把这件惊悚和无奈,归结于不吉利,归咎于命运,其实不然。”王冠琴的母亲一直保存着这几件衣服,即使是特别的历史时期。“六七十年代搞批斗,母亲看到那样的场景,对我说:‘家里有些东西得烧掉,万一斗到家里来,就麻烦了。’”那天半夜,她的母亲拿出一个脸盆,一面烧一面哭。当她拿出姥姥的衣服后,怎么也舍不得烧,又放回去藏着。“她反复地说,这件不能烧,这是你姥姥的愿望,不能烧。”

1997年,王冠琴的母亲90岁,把衣服交到了王冠琴手里。5年后,她便去世了。“我不仅仅是保存这几件衣服。母亲把它交到我手里的時候说,这些衣服经历了不同的时期,承担着姥姥的辛酸,也承担着她的无奈,还有深深的情感。愿母亲家族的女儿们,能一代一代的,把家族的故事讲下去。”

“我始终记得母亲把这几件衣服交给我时说的话,一个女人生下来,为人女,为人妻,为人母,都是用这一根针穿下来的。这个情感,绝对不能丢。我就牢牢记住这句话。”

说到这里,王冠琴的声音哽咽了。“传到我这儿,我觉得挺遗憾。我已经快80岁了,身后没有饱含这种情感的人来延续。如今我觉得,这衣服我可能传不下去了。这根针穿不下去了,这个感情也越传越淡了。我就把我的衣服和我的故事,交到这儿了。”

摘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

杂技好男儿程海宝

陆林森



响,从小就爱上了杂技。但在旧社会,杂技是被人看不起的一个行当,杂技艺人常常受人欺辱,潘素梅想要学杂技,遭到了父亲潘玉善的强烈反对,任凭潘素梅怎么

哭闹,潘玉善就是一百个不答应。1949年,潘家和杂技人迎了解放,这使潘玉善看到了希望。这时的潘素梅,还只有8岁,潘玉善见女儿小小年龄,矢志继承父业,终于松了口,答应教她学艺。在父亲一丝不苟的带教下,潘素梅严格要求自己,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,成为潘家班童子团的一名小演员,演出的节目有《晃板》《椅子顶》《转碟》《空竹》《蹬技》《大跳板》《蹦床飞人》等。她的《走钢丝》,动作轻盈,体态曼妙,“走”在若隐若现的钢丝上,如同在云端漫游,胜似“闲庭信步”,走、立、坐、卧、跳,无不轻松自如,能在钢丝上表演几十种技巧动作。

1956年,潘素梅加入上海红色杂技团,专攻蹬技。蹬技,在杂技中属于耍弄类,表演者仰卧在小台上,双足向上,将各种轻重器皿或家具置于脚上,靠脚的推动使其旋转、腾翻,改变角度,做各种细致的、难度很高的动作,除了蹬物,还可以蹬人,或让人在蹬物上表演技巧动作。有关蹬技,古代典籍有一段文字,描述一位民间女杂技艺人的蹬技表演:

“……仰卧于地,伸足弄瓮,旋转如丸。少焉,左足掷瓮,高约二丈,将坠,以右足接之;右足掷,左足接之。更置一瓮,两足运两瓮,往来替换若梭之投,若球之滚,若鸟之飞翔,忽倚忽侧而不离于足。”这段文字,十分精彩,将古代一位女杂技艺人的蹬技描述得惟妙惟肖,可谓形神兼备。表演这个节目的杂技艺术家,一般以女性为主,她们不仅可以蹬纸伞、毯子、扇子、鼓、桶、板、积木等分量不重的物品,也可以蹬缸、坛、桌等重物,甚至还可以蹬梯、蹬人,或使被蹬之物飞速旋转,或腾跃自如。潘素梅的蹬技,更是别有一功,她的表演以蹬轻巧的物件为主。其中的《蹬伞》,是她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节目。1957年,她随上海杂技团出访非洲,克服演出场地条件差等困难,成功地完成了《走钢丝》《蹬伞》等节目表演,受到了非洲朋友的高度赞誉。“文革”期间,潘素梅下放农村,度过了漫长的五年农村生活。

7.心理防线溃决

泰国警员明确地告诉他,中国杭州市下城公安分局的警察跨国前来追捕你了。胡方权一听,顿时全明白了,随即停止反抗和质问,垂下脑袋,束手就擒。

专案组在泰国马上对胡方权进行了第一次审讯,重点是人质张宏的下落。迫于压力,原本还想全盘抵赖的他承认,自己确实非法拘禁了张宏,但又死死咬定不知道张宏现在在哪里,因为他家人拿不出5000万高额赎金,关着也没用,所以已在2012年8月中旬带到温州市区放给了。

专案组再反复审讯,胡方权咬住牙关,怎么也不肯多吐一个字。

2013年3月7日,专案组把胡方权及其情人押解回国。

主犯已经落网,下城警方马上收网,在广州、温州、丽水等地同步缉捕本案各犯罪嫌疑人。张崇宣、金朝国、傅雄武、曾方照、陈晓晓、马兵、金震寰、李英等共13人悉数归案。

犯罪嫌疑人已经落网,被害人张宏却依然下落不明。一个大活人真会人间蒸发?毫无疑问,胡方权等犯罪嫌疑人还隐瞒了一个巨大的真相。

警方的审讯随即展开,案情真相渐渐显露。

警方查实,张宏在杭州被非法拘禁后,当晚就被胡方权等人掳至温州,先后关押在永嘉县陡门乡潘垌村、上塘镇新民村,再转至青田县松树下村。可想而知,这些村庄都十分偏僻,居民不多,隐蔽性好,外人极难发现。胡方权疑心很重,不断更换关押地,每换一个关押地还同时更换一拨看管人员,这都体现了他掩盖自己和人质踪迹的苦心。而当把人质关到青田县松树下村后,看管更严了,24小时都有专人看管。从此,没有现金,没有手机,更没有自由的张宏彻底“消失在人间”,与外界的联系完全切断。而等待他的,又将是一个可怕至极的结局。

“我干吗要杀他?杀了他我能拿到钱么?我只让我的兄弟为他租了房,想再关他几个月。后来想一直关着也没意思,就拉到温州市区索性把他放了,那是2012年6月中旬的一天……”在警方面前,好不容易开口的胡方权

只是留声机般重复这段话,绝口不提另外的情节。那些马仔也像暗中通过对口供,只承认关过张宏,都说张宏早已被放了。

谎言毕竟是谎言,专案组民警越来越感觉他们在撒谎:虽然每个人都咬定已放了张宏,细节却大有人出,说法都不一样。这是其一。倘若张宏真的被放了,为何不与家人联系?这是其二。一个操外地口音的异乡人,在人口稠密的浙南地区,如果还活着,免不了出来活动,怎会没人发现他,难道他新学了最高超的隐身术?这是其三……

富有办案经验的专案组民警十分细致地观察这13名犯罪嫌疑人的言行细节,运用心理学、攻心术、面部观察等方法,一点点剥去他们的伪装。审查步步紧逼,多名犯罪嫌疑人扛不住了,心理防线逐渐坍塌,有几个心虚得甚至不敢看侦查员的眼睛。

侦查员步步追击,终于,金朝国、张崇宣、傅雄武3人的心理防线首先溃决,坦白了实情。

“人质不在人世了……已经被我们扔进了水库里。”

这句话由犯罪嫌疑人说出,尽管不出警方意料,还是让大家吃了一惊。

在警方的继续努力下,案情从露出冰山一角,到大部浮出水面,金朝国等人的描述越来越详细,人质遇害的全过程渐渐复原——8月31日晚,金朝国、张崇宣、金震寰、傅雄武等马仔按着胡方权指使,把身高1.8米的张宏强行塞进一只专门制作的长80厘米、宽70厘米、高60厘米的铁质猪笼。张宏意识到了什么,使出仅有的力气挣扎,终究不是这群人的对手。为了防止逃脱,虽然张宏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,仍被铐在铁笼档子上,铁笼上仅有一扇小铁门也用手铐牢牢铐死。

那晚星光全无,浓稠的黑暗真可谓伸手不见五指。子夜过后,在胡方权指挥下,这群人把装有张宏的铁笼扛上一辆奥迪Q7轿车,从青田县松树下村出发,沿着曲折的乡间公路向前行驶。万籁俱寂,轿车行驶时的发动机轰鸣声异常清晰,只因一直在山间间行进,很少有人察觉出这番动静。

追寻

孙侃
——铁笼沉湖杀人案侦破纪实

